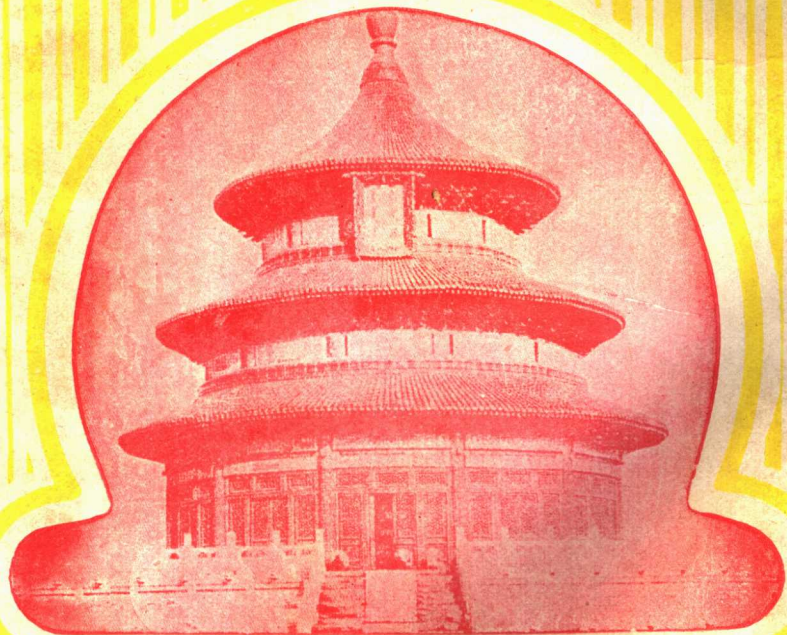


說小史歷

義演史秘后太西



版出社說小史國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六版

西太后秘史演義

【洋裝八册——定價二元二角】

編纂者 李伯通

校閱者 國史小說社

印行者 上海國史小說社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
各省廣益書局

小歷史
說

西太后秘史演義

第二十九回 老佛爺溜出厚載門 小朝廷寄頓西安省

原來當時反對義和團因而丟去腦袋的却有五人在那剛毅趙舒翹提倡拳匪個當兒却是立山許景澄袁昶三位首先抗議由慈禧大大的申斥後來拳匪戕殺德使克林德闖出潑天大禍還不算數端王莊王還要求太后電諭各省凡是有教堂的所在有洋人的踪跡一律驅逐軍機章京徐用儀聯沅知朝廷一律持蠻不可理諭寧犧牲個人身命不能破壞大局當與袁昶許景澄密議遂將電碼驅逐字樣改爲保護字樣雖由膽大實具苦心當時內地洋人能够保全生命財產後來同洋人議和能够有轉圜地步其原因還根據於此立山在這拳匪肆行劫殺的當兒又暗保洋人出京接濟洋人食物種種舉動無非顧全邦交維持大局那知這些事迹總被端王莊王剛毅趙舒翹查察出來不由分說一面派虎神

營將立山聯沅袁昶許景澄徐用儀立即捉拏一面奏明慈禧說這五個人擅改詔旨私通外國的係漢奸慈禧却也大動其氣當發交刑部嚴訊榮祿得著這個消息趕見太后跪地碰頭替五人懇情慈禧大爲感動傳諭刑部暫且拘禁不到半日端王莊王剛毅趙舒翹又暴躁進宮要求慈禧火速正法現在京內漢奸儘多如不砍去這五人腦袋萬一拳民解體大家不負責任慈禧被這起強硬言詞封住論他平日的剛明果斷沒有一事受人挾制無如這回是心亂如麻說了聲你們定要如此就是如此只這一句可憐五顆頭顱已不能接續及至八國聯軍興師問罪一班義和團被打得花瓜胡茄接著四路兵隊又是大敗虧輸慈禧一肚子懊悔一腔子煩惱無可發洩這日聽得洋兵去京不遠趕緊開了緊急會議先將端王莊王剛毅趙舒翹痛罵一頓然後提起立山聯沅袁昶許景澄徐用儀主見不錯只恨喏一時糊塗將黑白誤是爲非（悔恨遲了）這時四個壞蛋不敢搶辨轉是那桐徐桐請太后皇上仿照咸豐帝的事情仍避熱河慈禧未及

答話轉是榮祿說外人舉動是狠文明的兩宮不必離京趕召各省督撫勤王的勤王入衛的入衛然後派一二位有威望的重臣出面議和慈禧說勤王入衛的召旨前已飛電各省此時是遠水救不著近火議和一事恐無把握我的意思是同皇上暫避西路這京城裏是紛如亂絲我瞧你狠有膽有識你既相信洋人文明應該怎樣辦理就怎樣辦理戰戰兢兢勛兩人學識狠差程度不够但虎神營尙歸他倆統帶那一班神頭鬼臉的拳民非得他倆彈壓還恐有別的岔枝說罷將兩眼瞧著剛毅趙舒翹說你們兩個還是離京還是在京兩個碰頭齊說自然保護兩宮當下議定各散到得夜靜慈禧便招呼李蓮英擄掇一切揀那最緊要最貴重的大箱小櫃就此捆紮一面趕傳光緒帝過來一面又傳齊隆裕后及妃嬪宮女通同換上粗舊衣裳慈禧梳個漢人髻髻穿著老藍布的衣裙脚下換了大腳鞋子簡直同鄉間老嫗一般皇上又換了一件藍布大衫此時是七月中旬天氣初涼一夜忙個不停到得四更將盡黑魃魃的天泛出魚肚白色從仁壽殿發

脚偏生在這個當兒。珍妃從冷宮得信出來（來得突兀）忙雙手抱著皇上說。請御駕不能出京。要以宗社國家爲重。兩宮一走。京師根本動搖。列祖列宗的天。下不能輕輕的讓給外人（一篇驚神泣鬼的文章。滿朝王公大臣沒個人敢言。獨珍妃侃侃言之。此爲石破天驚。魄死鬚眉不少）珍妃這一席話。還沒講完。早是慈禧嚷罵著賤婦。這時有你講的話嗎。忙掉過頭來。向李蓮英說。快快替我結果他。可恨殺才個蓮英。彷彿兇虎一般。趕過來揪著這珍妃頭髮。光緒帝瞧了。拖救不得。只得跪在慈禧面前。碰頭求饒。慈禧伸手把皇上一捺。說這種敗國亡家的潑婦。結果了。給大家做個榜樣。話沒講完。那李蓮英已將珍妃推入殿前一座大井。又叫幾個內監。搬些石塊。磕下（狗肺狼心。毒辣不過）這裏結果珍妃。正欲發行。那剛毅趙舒翹。還帶上個王文韶。已氣喘吁吁。趕來。慈禧瞧著王文韶。忙歎說。你這一把。偌大年紀。還要趕來做甚。文韶忙跪地碰頭。說老臣受兩宮厚恩。不得不願效犬馬。慈禧說。你跟去也好。但是。咱們前往山西一路坐的車。輛。你可

趕緊換匹馬沿路趕來。文韶答應幾聲是。隨卽退出不提。單講慈禧帶領皇帝皇后及一衆妃嬪還有個大阿哥忙忙出了厚載門。早有三四十輛大車在門前伺候。慈禧坐了一挂叫李蓮英挂沿。光緒帝坐了一挂叫大阿哥挂沿。其餘車輛總是三人或四人共坐。諸位想想一班龍章鳳姿金裝玉裹的皇族登時做了逃荒落難的平民。那蕪亭麥飯。滹沱豆粥是從盛旺處走此却從衰敗處走。古今境遇又各自不同了。不提兩宮西行且講京裏聽說慈禧帶著皇上逃走這一亂非同小可。還虧榮祿遇事鎮靜。抵備洋人入京。辦理議和的手續。剛毅趙舒翹又走了。弄得端王載漪莊王載勛摸著辮子只是撓癢。甚麼禮王呀懷搭布呀文年呀。啟秀呀那桐呀彷彿熱鍋竈上螞蟻團團亂轉。到是徐桐崇綺兩個老學究。拏定主意抵備一死報國。這時一班牛鬼蛇神的師兄師弟還帶領些拳童亂亂轟轟的圍繞著端邸莊邸需索銀錢。端王莊王只是打躬作揖沒有法想。師兄師弟們要著鋼刀領著拳童一路呼哨出城說我們且殺洋鬼子去。恰恰碰著張德誠韓

以禮。兩個大師兄彼此商定主意。一路廝鬧到山西。原來李來中張鸞由前敵打敗。早同兩個活鼻子張彪張競一起趕往山西去找毓賢。打從太行山脚下經過。有一處山勢險惡。樹木叢雜。彷彿像個獅形。趕到山下一望裏面是黑魃魃。不知怎樣的深淺。正在躊躇。却好樹林子裏有兩個樵夫持斧斫柴。李來中忙招呼張彪捉他倆過來問了一問。才知到這山叫做黑風山。來中猛然的觸起機來。暗想我當初到川尋訪師父石達開。第一個偈語說著紅燈照。如今我的渾家就叫紅燈照。那是應驗的了。第二個偈語講甚麼黑風山下有一洞能容十萬八千衆。正不知黑風山在甚麼地方。如今天假之緣。竟會趕到這裏。竟會找到個黑風山。我們是不必走了。就在這山裏屯聚人馬。靜候時機。○（回應第二十三回處處還他個著落）○當下招呼一班拳徒就此駐紮。不上幾日。張德誠韓以禮又帶領人衆遠遠的從山外經過。被張競瞧見。趕著飛馬過去把兩個大師兄招呼過來。兩起拳民聚在一起。諸位這座黑風山雖係險惡。究竟有來路。并無出路。照孫吳的兵

法講來叫做死地。又叫做絕地。後來和議已成。到處搜尋拳匪。早被馮國璋、段祺瑞得了消息。出其不意。掩其無備。用開花大礮轟山。把這季來中張鸞、張彪、張毓、張德、誠、韓以禮、總算是一鼓聚殲。太平天國的種子義和團的餘孽。這才剗絕根株。做書的不再費第二起筆墨。就此交代了結。一重公案（快刀快馬找抹乾淨）單講八國聯軍由瓦德西總帥指揮。節節進攻。勢如破竹。看看包圍京城。沒有一兵一卒抵擋。這是甚麼緣故。須知當日大局是個北戰南和。北邊全靠著一班拳民及四路的兵隊。此時已打得落花流水。南邊雖奉到朝廷勤王入衛的急電。祇有江蘇巡撫鹿傳霖帶領著二千綠營兵隊進京。尚在中途逗遛。其餘如兩湖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山東巡撫袁世凱。早瞧準了北京必致破亡。義和團必靠不住。於是往來電商。各保疆土。只是一兵不發。以待和議之成。袁世凱尤利害。不過當下懸出賞格。如有人捉住拳匪一名。賞錢二百串。所以直省拳匪預備南下。通被袁世凱派兵在黃河口截住。比如京師首善之區。此時倒視同化外。

便宜了。八國聯軍前無阻擋。後無襲擊。輕輕的得了一座北京。但是日本人再刁。尖。不過再促狹。不過他一起兵隊。不忙別處。首先佔據頤和園。諸位想想。這頤和園是個甚麼地方。天下的精華。聚積在京師。而京師的精華。又聚積在頤和園。甚麼奇珍異寶。黃金白銀。洋鈔票。不可計數。日軍這一抄。擄可憐。將慈禧一輩子經營。總弄得一掃精光。帶上李蓮英。也有若干積蓄。總被東方小鬼搜括無遺。據說儘其所有。分著三等上等的。提歸國。有中等的。由軍官受用。下等的。分給兵士。不講別的。單是那馬蹄金。大大小小的裝載著三十三船。這一次聯軍入京。算是日本人發了一筆大財。香後由各國交涉。僅僅掣出一百萬銀子。大家攤派。此是後話。當下瓦德西帶領大隊入京。駐紮大內。他的辦事處。却在鸞儀殿。先行延見在京的王公大臣。那禮王。端王。莊王。慶王。壞塔布。早已趕著出京。借保護兩宮爲名。甚麼虎神營也跟著去了。文年。啟秀。那桐。是躲避不面。徐桐。是仰藥而死。崇綺。是懸樑自盡。而死兩位係大阿哥。師傅雖說是腦筋太舊。到還明白。那以身殉

國之義。在一般滿漢大臣中。要算是鎮中。錚錚庸中佼佼的了。（應該下兩句贊語）惟有榮祿這時。方寸不亂。以一人周旋聯軍之間。對於瓦德西尤爲聯絡感情。處處以邦交爲前提。以議和爲目標。這時瓦德西到發生出兩種趣史。第一件是要收羅人才。他想要在中國行個考試典禮。當由一班無聊的京官紛紛建議。有的請他開科取士。有的請他廷試點元。諸位不記得天王洪秀全攻破南京。便依丞相林鳳祥何震川的計畫。先行開科取士。廷試點元嗎？（忽將第六回書一提及。眞能靈心四映）大凡人生得志。無不是爲所欲爲。在洪秀全的心裏。以爲不開科取士不成。個新造的國。都在瓦德西的主張。以爲不考試。掄才不足。顯外國的威風。跌中國的架子。照這樣看來。那一班文人墨客。稍有天良的。是不來投名報考了。無如在京的翰林舉貢。一時窮得要死。好在瓦德西并非開科取士。他同一位部曹丁衡甫商量。用金臺書院採取課士名目。分超等特等。壹等。舉出五萬洋錢。交姓丁的辦理。姓丁的到賺了三萬。到了考試這日。瓦德西升堂點名。散卷。好

熟鬧啊。考先兒人山人海擁擠不開。記得文題是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指義和團）詩題是飛旆入秦中。（指兩宮西行）諸位考先兒這知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不顧跌辱國體喪心病狂。一個個字斟句酌工楷謄清交卷。由丁衡甫評定。甲乙分別等次。送交瓦德西。這瓦德西如何懂得中國入股文試帖詩。不過拏著書。默子開味罷了。（算得一種趣史）第二件是結識一個姘婦。說來奇怪。在前中國出使德意志的。名叫洪鎔。是蘇州人氏。他有個愛妾。叫做傅彩雲。原是青樓中人。又叫做賽金花。這賽金花原從洪鎔出使。偏偏在使館後樓。瞧著瓦德西從樓下經過。彼此媚眼傳情。由家人金福牽引。遂結不解之緣。後來洪鎔回到中國。賽金花自然是跟著進京。洪鎔去世。賽金花不安於室。仍幹那風月生涯。如今瓦德西做著聯軍統帥。耀武揚威。入京。賽金花打聽。實在是自家的恩客。忙著改換男裝。騎匹馬。趕至大內。見著護衛的洋兵。便下馬。遞過一張卡片。上寫前駐德公使夫人洪狀元諸位。須知這洪狀元三字。却含有兩種解法。一者他的故夫。

洪鎔原是箇一甲一名狀元。二者他本人迭經上海北京兩處擧界選舉。也是箇花榜狀元。論這賽金花要算得箇雙料狀元。這洪狀元的卡片既投進去。瓦德西是夢想不到一迭連聲請見彼此。既見了面。先行握手。禮後行接吻。禮後行抱腰。禮原來賽金花也會操德語。會寫德文。一個是久曠鯨魚。一個是戀羣鴛鳥。當下瓦德西便不放賽金花回去。巫山雲雨。重理舊歡。密室鸞膠。再圓好夢。京城裏一班滿漢官僚。知道賽金花有這種門路。無不蠅營狗苟。竭力拉攏。這時賽金花擡高到三十三天。便是當時當道的榮祿。也不免同他接近。以爲將來議和的作用。（這段趣史較前尤爲鮮豔）但有一層。瓦德西駐紮京城。却不止一年半載。在下且撻過一邊。如今要講慈禧同光緒帝出京以後。赶到山西。那巡撫毓賢已被一股義和團糾擾得不成日月。這時山西是種甚麼情景。一座英國大教堂。是起火燒了。所有傳教的洋人。不男不女。無老無幼的殺了。店鋪子裏只要有一件洋貨。人穿的衣裳。只要有一件是洋布。無不焚燒的焚燒。毀壞的毀壞。到處皆是拳民。

不得錢用。同毓賢要錢。不得飯喫。同毓賢要飯。毓賢所有點宦囊。總被拳民掏空了。拳民一日多是一日。每日三番五起。同毓賢噪聒不休。到得京城已破。山西這邊拳民也立腳不住。大家便改變了強盜行爲。明目張膽的殺人放火。却好兩宮的車駕已赶到山西。無千上萬的拳民。便圍繞過來。此時禮王慶王端王莊王懷塔布。已帶領些虎神營。趕來保衛。甚麼董福祥馬玉崑也率領敗殘兵隊到了。接著是大學士王文韶。江蘇巡撫鹿傳霖。追踪而至。毓賢忙著供應。一面攔阻拳民。不准向行在廝鬧。忙在署內。取出二三十只衣箱。所有單拾皮棉。聽其分取。一面入見慈禧。這時慈禧對於毓賢。真是哭笑不得。將嗔責他。提倡義和團。那扶清滅洋。是多數人贊成。一個却怪不得一個。將獎借他辦事忠勇。無如大局已是糜爛。京城已破。斷不能忍心害理的。把罪魁認做功首。想了一會。方說你的官聲很好。你的辦事實在不錯。但是現在八國聯軍打破京城。榮祿日前有密奏前來。將來國際交涉。懲辦禍首。你是數一數二。不能幸免的。噫。現在想個善處的方法。諸如

戰○戰○勛○勛○毅○趙○舒○翹○以○及○你○一○個○總○是○要○暫○行○免○職○的○你○們○一○千○人○忠○心○報○國○
叫○個○事○到○其○間○不○得○不○然○只○要○過○了○這○個○楞○兒○那○用○人○行○政○權○在○朝○廷○我○所○信○用○
的○人○還○是○要○信○用○的○大○家○且○忍○著○這○口○氣○再○說○毓○賢○聽○了○只○是○跪○地○碰○頭○當○下○慈○
禧○又○兜○兜○搭○搭○的○問○些○山○西○狀○況○毓○賢○是○開○動○話○箱○把○自○己○如○何○督○飭○拳○民○如○何○
効○忠○教○堂○如○何○燒○得○乾○乾○淨○淨○洋○人○如○何○殺○得○一○個○不○留○連○洋○狗○洋○貓○總○是○剥○皮○
抽筋○(慘○毒○之○至)其○時○大○阿○哥○在○旁○聽○了○手○舞○足○蹈○不○由○得○解○下○所○佩○鋼○刀○沙○
耶○耶○搖○動○起○來○嘴○裏○還○嚷○著○說○這○一○柄○快○刀○不○是○你○打○給○我○的○嗎○原○來○毓○賢○由○山○
東○調○京○的○時○會○因○大○阿○哥○喜○習○拳○要○刀○特○送○給○一○柄○純○鋼○快○刀○過○來○大○阿○哥○是○富○
貴○不○離○其○身○這○時○聽○毓○賢○講○了○許○多○不○覺○發○起○狂○熱○也○不○顧○慈○禧○尙○在○面○前○登○時○
就○要○起○刀○來○慈○禧○忙○著○大○喝○說○我○瞧○你○又○要○鬆○皮○大○阿○哥○一○唬○不○由○得○隨○手○落○肩○
慈○禧○忙○說○你○要○這○刀○帶○著○無○用○不○如○還○交○給○毓○賢○他○到○了○實○逼○處○此○的○地○步○他○還○
有○個○結○果○諸○位○想○想○慈○禧○這○句○結○果○的○話○分○明○授○意○毓○賢○是○叫○他○趁○這○個○當○兒○不○

必貪戀甚麼。早早尋條死路。那知毓賢不能會意。他以為慈禧開頭。方溫言慰藉。那有一霎時。便紅黑變臉。當由大阿哥將一柄刀。遞過毓賢。只好收回。慈禧也沒有的吩咐。就此退出。那一班義和拳民。方找尋端王。莊王。鬧著要銀。要米。端王。莊王。忙出面說。兄弟們。趁早散罷。現在老佛爺厭煩。咱們早晚都做著革職人員。你們再鬧。老佛爺是一定翻了。沿路扈從的。還有許多兵隊。當真格殺起來。把你們扶清滅洋。一片好心。反埋沒掉了。快走快走。當下拳民見沒有著項。由幾位無名的師兄。把大刀一起登時一閃而散。（算是拳匪尾聲）不提拳民解散。單講兩宮在山西住了一個星期。早已耐煩不得。趕向陝西。出了偏頭關。行不百里。早是陝西巡撫岑春煊。帶領大隊人馬。出境迎駕。這岑春煊便是在前雲貴總督岑毓英的三兒子。前次隨著父親。征勦滇回。杜文秀。春煊狠有點勞績。（回照第十八回書目）這時年紀已四十開外。為人狠是精明強幹。當下見著慈禧光緒帝。便請兩宮駐蹕西安。一面召集各路勤王。一面請趕派重臣議和。一誤不可。

再誤。好在秦中爲歷代建都之所。天險重地。不怕洋人挿翅。也不能飛來。太后同皇上點一點首。不免慰勞一番。當即按站趕到西安。不消說得。自然由岑春煊讓出撫署。做了行宮。好在西安的城池極大。房屋極多。一時重新布置。該修葺的修葺。該建築的建築。此時原扈從的是剛毅。趙舒翹。中路趕到的是禮王。慶王。端王。莊王。懷塔布。及馬玉崑。董福祥。鹿傳霖。王文韶。還有宋慶。那桐。其餘在京的尙書侍郎。正卿。少卿。也就陸續的趕到。把個西安府簡直做了小朝廷。但是剛毅因此次京城失陷。義和團不能得力。在寧壽宮會議的那天。又被慈禧破口罵。句忘八。崽子。心裏非常嘔氣。沿路又喫些辛苦。末了還給他個革職。在著山西。已是大寒大熱。發了背疽。起初是紅腫。以後是潰爛。不曾趕到西安。早已嗚呼送命。慈禧聽說剛毅死了。不免傷感。然禍首中又死去一人。將來議和。又省句口舌。到也罷了。這個當兒。各省的督撫提鎮。無不飛摺到陝。紛紛陳述意見。有的請從速議和。有的請建都西安。然後著手恢復。北京的有的請兩宮奮起。天威先斬一班肇禍。